

陳映真

思想與文學

●
●
下

編 蘇 陳
淑 光
芬 興



CHEN
YINGZHE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VOLUME II

陳映真

思想與文學

[下冊]

CHEN YINGZHE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Volume II]

陳光興、蘇淑芬 編



- 發行人 周渝
社長 徐進鈺
總編輯 王增勇
執行編輯 蔡志杰
助理編輯 廖瑞華
編輯委員 (依姓氏筆劃序)
丸川哲史、王瑾、王增勇、白永瑞、汪暉、邢幼田、柯思仁、孫歌、許寶強、夏曉鵬、
夏鑄九、馮建三、趙剛、瞿宛文、Chris Berry、Gail Hershatler
顧問 (依姓氏筆劃序)
丁乃非、于治中、王振寶、丘延亮、江士林、朱偉誠、呂正惠、何春蕤、李尚仁、李朝津、
李榮武、林津如、陳光興、陳忠信、陳信行、陳溢茂、許達然、賀照田、黃麗玲、廖元豪、
甯應斌、錢永祥、鄭村棋、鄭鴻生、魏均
榮譽顧問 (依姓氏筆劃序)
王杏慶、成露茜、李永熾、吳乃德、吳聰敏、林俊義、高承恕、徐正光、梁其姿、蔡建仁、
張復、傅大為、鄭欽仁
國際顧問 (依姓氏筆劃序)
溝口雄三、蔡明發、濱下武志、Perry Anderson、Arif Dirlik
網址 <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
電郵 taishe.editor@gmail.com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 6395 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 2634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陳光興、蘇淑芬編。--台北
市：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唐山發行，2011.11
384面；14.8×21公分--(台社論壇叢書：17)
ISBN 978-986-86735-3-3(下冊：平裝)
1.陳映真 2.學術思想 3.臺灣文學 4.文學評論 5.文
集

863.07

100022444

台社論壇叢書 17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下冊)

Chen Yingzhe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Vol.2)

- 編者 陳光興、蘇淑芬
執編 陳筱茵
封面設計 黃瑪琍
策劃 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
電話 (02) 2236-0556
發行 唐山出版社，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B1
電話 (02) 2363-3072 傳真 (02) 2363-9735
郵政劃撥 0587838-5，戶名：唐山出版社
Email tonsan@ms37.hinet.net 網址 <http://blog.yam.com/tsbooks>
定價 370元 **NR**
出版日期 2011年11月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唐山出版社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編輯說明：本書下冊之「附錄」簡要整理陳映真重要著作，收錄有人間出版社陳映真作品集15卷本(1988)，洪範出版社陳映真小說集6卷本(2001)、陳映真散文集1卷(2004)，北京三聯出版社《陳映真文選》(薛毅編，2009)。

本書上／下冊作者的引文出處，小說部分均統一為洪範出版社陳映真小說集1-6卷，評論雜文部分均統一為人間出版社陳映真作品集7-15卷、洪範出版社陳映真散文集1卷、北京三聯出版社陳映真文選1卷，並在文中隨文採小字簡註(篇名，出版卷集：頁數)。其他未收於「附錄」之陳映真著作則在隨文註腳中詳列出版資訊。

感謝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贊助部分編輯費用

上冊目錄

編案／陳光興	5
--------	---

【楔子】

陳映真的核心政治思想／陳明忠	9
----------------	---

輯一 | 文學史

試論陳映真的創作與「五四」新文學傳統／陳思和	15
陳映真和「魯迅左翼」傳統／錢理群	51
抒情和現實之間／松永正義	67
歷史的廢墟、烏托邦與虛無感／呂正惠	75
討論與對話／黃佳璿、蘇淑芬錄音整理	111

輯二 | 思想

頡頏於星空與大地之間／趙剛	131
《悠悠「家園」》與〈忠孝「公園」〉／崔末順	201
「白色恐怖」的歷史心靈活動／王墨林	231
討論與對話／胡璦文、林家瑄錄音整理	245

輯三 | 作家圓桌論壇

陳映真小說中的死亡書寫／英培安	257
逃離陳映真？／朱天心	293
陳映真的山路／藍博洲	299
陳映真對我們意味什麼？／侯孝賢	317
陳映真的視野／韓少功	321
討論與對話／簡于鈞、蘇淑芬錄音整理	327

下冊目錄

輯四 | 實踐

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鄭鴻生	343
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賀照田	381
陳映真在《人間》／王安憶	451
試談「九〇年代的陳映真」／曾健民	499
討論與對話／夏林清主持／張瑜珊、林家瑄錄音整理	535

輯五 | 第三世界

陳映真和馬華(民族)文學／莊華興	545
陳映真思想中民族主義與第三世界的重疊／白永瑞	557
陳映真和「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評論／王曉明	567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陳光興	575
討論與對話／瞿宛文主持／詹亞訓、林家瑄錄音整理	633

輯六 | 綜合討論

盜火者陳映真／施淑	643
從拉斯基到陳映真／孫歌	647
2007/10/18／林思晴	657
喪父／陳幼唐	669
討論與對話／賴鼎銘主持／吳欣潔、林家瑄、蘇淑芬錄音整理	679

【後記】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的故事／陳光興	695
----------------------	-----

【附錄】

陳映真重要著作	703
作者簡介	713

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

試論台灣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

鄭鴻生

國家劇院舞台上的陳映真

2004年9月18日晚上，雲門舞集的《陳映真·風景》在台灣最高的藝術殿堂國家劇院首演。林懷民將他在年輕歲月讀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哦！蘇珊娜〉、〈山路〉等，所受到的感動與意象編成一齣舞作，再配上德布西(C. Debussy)的音樂、李臨秋作詞的台灣老歌〈補破網〉以及蔣勳的朗誦等做為背景音響。首演獲得很大的成功，結束後掌聲雷動，久久不止。報紙如此描述：

雲門舞集《陳映真·風景》昨晚首演，陳映真筆下台灣卑微的小人物，在舞台上迸發生命的力量。首演結束時，林懷民把玫瑰花束傳遞給坐在觀眾席的陳映真，陳映真紅著眼眶，三次起身致謝，巨大的身影在昏暗的聚光燈下，一如他的作品幽微卻隱隱含光。¹

首演當場我遇到了不少像我這樣已過中年，頭髮開始花白，平常不會特意來看雲門演出的觀眾。他們這次都是衝著陳映真而來的，正

1 《聯合報》2004年9月19日頭版現場圖片說明。

如季季在一篇文章寫的：「林懷民把他的偶像陳映真，珍藏在心底40年，不時回味，左右推敲，終於在2004年的九一八，把陳映真的小說從幽微的角落，推向燈光明滅，車輪隆隆的舞台」。²這些中年觀眾就是來緬懷回味3、40年前初次接觸到陳映真小說時的感動。

這是個弔詭的場景。一個小眾菁英的、高文化的，又主要是成名於歐美的現代舞團，其整個呈現的氛圍與意義，顯然與陳映真後來旗幟鮮明所倡議的頗不搭調。然而，陳映真還是去參加了首演，接受了獻花，並且以其一貫的低姿態，紅著眼眶無語地向熱烈鼓掌的觀眾回禮。他後來還向記者表示「舞蹈不是戲劇」，他「完全尊重林懷民的詮釋」。

陳映真在1968年因社會主義信念而入獄，1975年出獄後繼續堅持，後來大家認識的陳映真幾乎都是圍繞在他所「明火執仗」的左翼大纛上。陳映真做為某種信仰與世界觀的代表人物，在台灣是寂寞的，被認為是一種過時的六十年代的激情與夢想。但是林懷民為他編舞這件事卻讓我感覺到，做為一種與生命貼近的行動召喚，他卻是不寂寞的，而有很多的追隨者與同道。譬如在前不久(2009年9月)舉辦有關陳映真創作50週年的一項活動中，贊助者趨勢教育基金會的陳怡蓁也坦言他們夫婦在1970年代末羈留美國工作時，因為讀了陳映真的〈夜行貨車〉，而毅然決定回台創業。³

陳映真的小說感動並影響了很多文藝青年，包括林懷民。這些人後來的思想與行動的出路是多樣的，大部分並沒能追隨他的政治信念，但當初都受到同樣的衝擊。我們或許可以說，陳映真六十年代的小說所蘊含的多面意義，遠遠大過他自己從那之後一直篤信的東西，而在這些多重影響之中，有一大部分已經不是他能期待、預見或掌

2 季季，〈林懷民的陳映真〉，收入《寫給你的故事》(台北：印刻，2005)，頁50-53。

3 陳怡蓁，〈向陳映真致敬〉，收入《人間風景·陳映真》(台北：文訊雜誌社，2009年9月)，頁4。

握。然而本文並非要來回答他的作品裡頭到底蘊含著什麼特別的思想（譬如左翼的或人道的理念），以及為何會有這麼豐富而多重的影響力（譬如林懷民如何受到影響）這類問題，而是試圖在另一層次，即生命實踐與時代背景的層次，來探討他的文學活動所代表的世代自我實現的意義。林懷民用現代舞來回味他當時的感動與詮釋，正可開啟我們這麼一個視野，重新來看陳映真在六十年代的這另一種意義。

當一個人在實踐時，就是拿他原來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望，來和身邊的現實世界碰撞，是與當下和在地緊密扣連的。而當一群人甚至一整個世代在進行集體實踐時，他們所碰撞出來的就可能是具有時代特徵的世代自我實現了。從這視野來看，任何文藝創作都可以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實踐，甚至一個新的行業的生成與發展都可能具有這種時代意義，並非一定要政治或社會運動才稱得上實踐。

當然在歷史上最醒目的實踐往往是政治或社會運動，對中國而言一百多年來就表現在解決傳統與現代、外力與自主、保守與進步及威權與自由的各種矛盾上，其中充滿著理念與實踐在生命各個層次的辯證循環。而台灣的六十年代也基本上是這麼一個由理念到實踐的轉折期，陳映真的文學創作正是開啟這個世代實踐的重要代表。本文想探討的就是，他在六十年代對當時知識青年在實踐層次上的影響，及其作品與行動所反映出來的那個時代的知識青年，從理念到實踐的心志轉型上的意義。

台灣這批戰後出生，成長於1950、60年代的新生代知識青年，包括大專院校的學生與陸續出到社會的畢業生，以及更多期望進入大專院校的高中生，或沒能繼續升學的中學畢業生。這批能夠讀書閱報，接受文字信息的年輕人，他們的數目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與教育的普及而快速成長，到了六十年代已經形成一股不小的群體。

以台灣各級學校升學率來看，在我出生的1951年小學畢業生升

上初中的升學率是38.6%，我小學畢業的1963年增加到54%，到我大學畢業的1973年則增為83.7%；而1951年初中畢業生的升學率是57.3%，到我初中畢業的1966年則增加到75.8%。以全體國民的教育程度來看，中等學校以上學歷的人口在1952年只占8.0%，到了我升上初中的1963年是13.4%，而在1975年我退伍時則上升到30.6%。若以絕對人數來看也呈現急速上升的趨勢，1951年台灣從小學到大專等各級學校的當屆畢業生是16萬人，1963年增加到45萬人，到1973年更增加到近90萬人；其中當屆中等教育畢業生在1951年是3萬6千人，到我高中畢業的1969年則增加到27萬7千人；而在學的中等教育學生人數1951年是12萬8千人，1969年增加到102萬8千人，有7倍的成長率。可以說相較於日據時代，台灣在經過1950年代開始的普及教育後，到了六十年代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確實已是個不小的群體。⁴

這一群體或許來自不同出身，但卻有著相當的自我認同，其中大部分人廣義而言可以歸入陳映真所細緻描繪的「市鎮小知識分子」這個知識階層，並且在國民政府的一體化教育下，省籍族群之分也漸減弱。這批知識青年的特質在於他們是台灣第一批接受現代中國教育的新世代，然而接受的卻又是兩岸分斷體制下的現代中國教育，這是其時代特徵。

這裡將台灣戰後接受中國教育的新生代以世代的概念來涵蓋，是有其歷史與時代意義的。蕭阿勤(2008)曾以「回歸現實世代」一詞來形容在1970年代開始進行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台灣知識青年，他用「回歸現實」這個概念作為區隔的判準，將戰後台灣知識青年劃分為1960年代以前與1970年代以後的不同世代。本文想要闡述的則是不同的世代概念，其實對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知識青年而言，1960年代與1970年代

4 以上資料來自《歷年度各級教育簡況》(教育部統計處，2008)與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經建會，1983)。

是同一時代的不同階段，而這兩階段的台灣知識青年除了年齡上的同輩差距外，就戰後重新接受國府的中國教育而言並無基本不同，在成長期有著共同而特殊的時代背景，只是要到1970年代的新形勢下，知識青年才有了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實踐條件，而不能說1960年代的台灣知識青年不「回歸現實」。

若我們也用這種世代概念來涵蓋文學與思想的心智活動，則這個世代實踐早在1960年代之初就開始了，譬如陳映真的小說與許登源等人在「中西文化論戰」時的論辯文章。後文將對這點進一步申論，而這裡將先簡要地從台灣六十年代的這批戰後新生代知識青年的思想狀況，以及陳映真在其中所處的歷史角色談起。

六十年代台灣的思想狀況⁵

1970年代的台灣在思想上有個重大轉折。1975年8月一本政治刊物《台灣政論》出版了，雖然到了年底即遭查禁，卻是這個思想轉折的重大標誌。這本刊物的名稱有兩個意涵：「台灣」與「政治」，顯示了本土黨外新生代的首次政治集結。相較於1950年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名稱的意涵，這是從「中國」變成了「台灣」，而「自由」變成了「政治」。自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之後，《台灣政論》是15年來第一本成氣候的政治刊物，雖然只出了5期就停刊了，但它的出版不論在政治上或意識形態上都是劃時代的。「台灣」與「政治」這兩樣東西在1975年之後的30多年來，成了台灣社會的兩大主導意識，也是兩頂金鐘大罩。

要理解這麼一個轉折，必須回到3、40年前的情境，尤其回到那

5 本節關於台灣六十年代思想狀況的內容，請參閱鄭鴻生(2006b)〈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1970年代初期的思想狀況〉，或其精簡版(2006a)〈台灣思想轉型的年代：從《送報伕》到《台灣社會力分析》〉。

段從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到1975年《台灣政論》發行的這15年間的狀況。這15年正是如今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當權的戰後新生代思想成長的年代，以下我們就以延長了的「台灣的六十年代」來泛稱這段基本沒有政治刊物的15年。本文提到台灣的「六十年代」蓋指1960至1975年的這15年。⁶

台灣的六十年代是個「文藝復興」年代。相較於西方文藝復興從神權籠罩下解脫，台灣則是從1950年代嚴厲肅殺的禁制中鬆綁，而出現了創作與出版的榮景。那時不僅冒出很多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包括在地的創作與外文的編譯，更有很多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務、世界、中華等，也將他們在1920、30年代大陸時期的老書大批翻印出版，譬如商務的「人人文庫」涵蓋了大陸時期那2、30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如此新老書店如雨後春筍，一套套文庫接連出版，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帶給當時的青少年巨大的啟蒙。這些書都是以成熟了的現代白話中文在論述辯駁，構成台灣戰後新生代的思想資源，本省子弟在這段期間藉著大量閱讀這些作品，培養出更上一層的現代中文的語言、思考、論述與創作能力。

這是個台灣文藝豐收的時代，不僅大陸來台的青年作家開始大量創作，掌握了現代白話中文的新生代台灣青年文學創作者，也如雨後春筍，紛紛冒芽，甚至長成大樹，創作出大量文藝作品。除了接二連三出版的文學刊物《筆匯》、《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純文學》外，報紙副刊像早期的「中央副刊」和林海音主持的「聯合副刊」，都提供他們創作的園地。這個時代產生了陳映真、黃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禎和、七等生、李昂等本省作家，開創了後來稱為鄉土文學的流派，引發風潮，成為1970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的文本基礎。

6 「六十年代」一詞在本文專指從1960至1975年這15年，而1960年代、1970年代等提法則指涉一般使用的10年為期的年代。

六十年代是五四運動在台灣重新演練的時代。作為中國現代革命重要一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在出版物與思想上經由像「人文文庫」這類叢書在台灣重新出現，還藉著《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讓當年的中國現代化路線之爭在台灣重演一遍，有若一場為台灣新生代所辦的中國近代史的補課。李敖等人當時以全盤西化派的姿態及潑辣的文筆挑戰對手，他們的觀點與視野雖沒超過大陸時期，而且其中也充滿各自隱諱的政治意圖，卻無損於這是一次中國現代化議題的實質論辯，無損於這是一次台灣遲來的五四的重演，即使這些補課與排演都必須限制在當時的親美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內，只能涵蓋到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

而這時就已經有不少戰後新生代的本省籍知識青年，能夠純熟地運用國語來書寫與論辯了。諸多參與「中西文化論戰」的殷海光弟子都是本省人，如許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他們雖非論戰主角，但都能洋洋灑灑、下筆成章，運用中文的邏輯思辯能力，比起多是大陸渡台知名學者的對手如胡秋原、徐復觀等，毫不遜色。在這裡，論辯的結果與是非暫且不論，台灣新生代知識青年能無礙地以現代白話中文來思辯與論述，確是有著十足的世代實踐意義。

以「文藝復興」之名來稱呼台灣的六十年代或許過譽，但這裡要強調的是，在經過嚴厲肅殺的1950年代之後，台灣人的戰後新生代藉著學會國語，重新掌握了語言工具，可以大量閱讀1920、30年代以降的各種中文書刊。（鄭鴻生，2007）相較於在日據時期成長的他們父母那輩人，歷經過日本帝國皇民化運動與國民政府粗糙的語言政策交相的禁制與割裂而變成失語的一代，台灣戰後新生代重新掌握了語言工具，而在因緣際會的六十年代出版榮景中可以閱讀論述。於是這些新出的創作與翻版的舊書、這些與文化論戰相關的各種論述與翻譯，包括李敖與殷海光的一系列著作，構成了台灣六十年代知識青年從中

學到大學的思想成長背景。

六十年代又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的各種叛逆之舉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及新潮電影大量傳入。台灣青年在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同時，也如饑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加上台灣是美國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前哨，駐台美軍與來台休假的越戰美軍也帶來一番美式風光。全部使用英語廣播的美軍電台(ICRT前身)更是青年學子聆聽「上國之音」的重要頻道，而其中有不少是帶著叛逆因子的西洋熱門音樂節目。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衝擊之外，還有著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感染了這個年代的台灣知識圈。與此同時，以「西化」為內容的「現代化」在年輕人心目中遂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為標竿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現代化理論」，也在台灣的知識界開始發聲。

陳映真1967年的小說〈唐倩的喜劇〉頗為經典地描繪了台灣六十年代的知識圈受到西方思潮衝擊，及對歐美現代性熱烈追求的情景。小說女主角先是遊移於兩位本土青年思想大師之間，其中一個搞邏輯實證論，一個搞存在主義，都是當時台灣的思想顯學。而她最後的歸宿卻是一個美國大軍火公司的科學家。邏輯實證論與存在主義最後都抵不過美國的全球化大企業，及其背後的現代化理論。

而台灣的六十年代這15年也大約就是陳映真從1959年開始創作，1968年入獄，到1975年出獄的這段時間，正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階段。當他在1975年出獄時，台灣的裡裡外外卻有了極大的變化。除了《台灣政論》的出刊所揭示的一個新的內在動力之外，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1972年2月訪問北京，更是啟動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局勢。

這是個「中國」之名在台灣開始失去光環的年代。在中西文化論戰與現代化理論的接續衝擊下，中國傳統變成是與黨國威權綁在一起的落伍之物。攻擊傳統的李敖與斥罵「中國醬缸文化」的柏楊，他們的著作都是當時知識青年的精神食糧。而且在六十年代冷戰與親美反共的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交相影響下，現實的中國則一直是被醜化的怪物，當時大陸上的中國人不是「匪幹」就是「苦難同胞」，兩者都呈現出模糊不清的疏離面貌。然而在1971年底國府退出聯合國，接著1972年春尼克森訪問北京之後，台灣失去代表中國的名分，國民黨就此開始失去政權的法統正當性，而這正是台獨意識在部分新生代青年中萌芽茁壯的時機。

總的說，中國20世紀上半期的各種現代化運動在台灣六十年代的部分重演，一方面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補課，另一方面卻又孕育了台灣民族主義的思想基因。這種自我悖反的情況，只能用辯證思維來理解，1970年代後台灣的思想轉折正是這個辯證發展的結果。

社會意識在台灣的重建

在這思想有如天馬行空又詭譎多變的六十年代，陳映真小說的出現有著多重意義，其中社會意識在戰後台灣的重建與傳承最為顯著。

1968年春天我讀高二時曾參加一位學長組織的地下讀書會。那時正是升學的聯考制度籠罩青年學生一切活動的年代，我們這些膽敢搞讀書會讀課外書的自然有些較為叛逆的文藝青年，不僅不用聯考對個人前途的重要性，還無視於思想管制的眼線。而我們這個讀書會第一次討論的就是兩篇文學作品：陳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以及張愛玲的〈留情〉。張愛玲以其1940年代上海時期的作品在台灣重新現身，而陳映真的作品則是以那時台灣當下在地的氛圍，同樣吸引了諸多文藝青少年。

我們在讀他們的小說時，也在讀著他們的時代意義。與此同時，我們也熱衷於法國前衛電影、聽Joan Baez與Bob Dylan的抗議歌曲、汲取美國民權與反戰運動的養分。而陳映真作品中極為濃厚的社會意識更讓我們深受感動，他在1968年入獄前的小說與論述，對那一代的文藝青年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從〈我的弟弟康雄〉開始，他筆下「市鎮小知識分子」內心充滿進步理念卻拙於行動的蒼白形象，與屠格涅夫(Turgenev)筆下像羅亭(Rudin)那樣的角色相互映照，一直在我們這些知識青年的敏感心靈裡隱隱作痛，難以擺脫。舊俄的小說也在六十年代的台灣風行，大陸時期翻譯的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托爾斯泰(Tolstoy)等人的作品，隨著那時的出版榮景紛紛翻印出來，為六十年代的台灣披上了1930年代的大陸氛圍。從19世紀末的舊俄知青，到1930年代的大陸知青，最後是六十年代面對威權體制的台灣知青，那種心境竟然可以一脈相承。而陳映真充滿深刻內省的作品，就在直接呼應這條時代的傳承，深深吸引住心中有所醒悟，卻自覺無能於現實處境的台灣青年學子。

陳映真所鋪陳出來的，不僅觸及當時知識青年的敏感心靈，還從生命層次去呈現社會主流的偽善與欺罔。然而他並沒有耽溺在這種「蒼白、憂悵」與自省的境地裡，他的小說不只傳達給讀者一種對卑微困頓者的悲憫胸懷，也透露出一種對人間現實與真相的清澈洞察。不論是〈淒慘的無言的嘴〉裡逃亡的雛妓、〈將軍族〉裡那兩位苦命卻莊嚴的男女主角、〈六月裡的玫瑰花〉裡的黑人軍曹與台灣吧女，〈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那個礦區小鎮的醫生家、〈第一件差事〉裡找不到心靈出路的胡心保，還是〈最後的夏日〉裡那個失戀扭曲的外省教師裴海東，甚至〈唐倩的喜劇〉裡的女主人翁，從陳映真筆下流出的不只是「哀矜勿喜」的胸襟，而且也是超越族群，既不分黑白人種，也不分本省外省的清澈視野。陳映真的小說從蒼白憂悵走向清澈洞察，他自己在1975年出

獄後如此回顧：

在一個歷史底轉型期，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訣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試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自序〉，人間版作品集9：頁9）

我們當時並不清楚陳映真因何入獄，對他在1968年進行實踐的內容也一無所悉。然而陳映真的小說，以及更廣義的說同一時代的黃春明、王禎和及後來引發論戰的「鄉土文學」作品，共同呈現一種對卑微、流離、困頓、扭曲的人類處境的關懷與洞澈，共同傳達一種十分激進（以陳映真語彙言「新而徹底」）的信息。這種對主流觀點的質疑與批判、對其偽善與欺罔的鄙視、對各種壓迫的不妥協、對理想的認真與執著，並且超越自我本位去認識人間真相的新而徹底的視野，在陳映真的小說裡出現得最早，表現得最強烈，吸引了不少當年的知識青年。

陳映真的六十年代小說從〈麵攤〉開始就強烈隱含著左翼的信息⁷，但因時代條件而沒能明白言說，他政治理想的眾多追隨者也都沒能清楚讀出，直到最近才由趙剛鞭辟入裡地闡述出來。⁸雖然他在入獄前的小說沒能明白說出左翼的政治理念，但其社會意識之濃烈與自我反省之深刻，足以讓讀者自行將他連上魯迅。這在當時有著一個承先啟後的意義：一個在1950年代遭到肅清的台灣左翼傳承，在這裡藕斷絲連

7 見趙剛（2009b）〈理想的心，慾望的眼：重讀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麵攤〉〉。

8 見趙剛，〈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發表於「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2009年11月，新竹：交通大學），此篇文章改寫為〈顛顛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一文，收入本書上冊。